



- 语素理论与汉语词汇研究
- 语法学术语的象似性及其利弊
- 兼类词的多性项与多义词的多义项之关系试说
- 历史研究视角中的汉语词汇构成
- 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 先锋诗歌二十年：想象力模式的转换
- 〇年代以来王蒙小说中的矛盾叙事及其文化意蕴
- 被征用的乡土经验
- 无底的游戏与新的肯定性
- 反省『想象』、『游戏』与『审美冷淡』
- 从贵族审美到大众审美
- 文化研究与审美阐释
- 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
- 文学的历史变迁与文学史研究的接榫
-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辨
- 汉代边塞诗时代特征考论
- 《金瓶梅词话》中『南河南北』时代考
- 略谈桐城派在北方的传播
- 张祜『近代曲辞』创作的两个特点及其文学史意义
- 中国区域文化考论
- 当代日本作家的中国纪行
- 反性别扮演：中西戏剧演艺的一个共有传统

总 赵 学 术



——2007年春之卷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辞书出版社

燕赵学术



——2007年春之卷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赵学术·2007年春之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682-350-7

I.燕… II.河… III.社会科学—文集 IV.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752 号

YANZHAO XUESHU

燕赵学术 2007 年春之卷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责任编辑 张庆宁
特约编辑 宋文辉 孙秀昌
复 审 魏宗泽
终 审 杨宗义
检 查 杨正波
封面设计 跨克创意
封面题字 郭豫衡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辞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印 刷 河北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4.5
书 号 ISBN 978-7-80682-350-7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市场营销部电话:(028)87734332 87734313



《燕赵学术》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苏宝荣 王长华

主任委员：郑振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史锦秀 张俊才 吴继章 武建宇

姜文振 崔志远 郭宝亮 阎福玲

霍现俊

主 编：崔志远（常务） 吴继章

卷首语

《燕赵学术》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与孕育,如同一个令人珍爱的婴儿,在阳春三月的明媚春光里,呱呱坠地了。

《燕赵学术》由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辑。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建立的顺天府学堂和1906年建立的北洋女师范学堂,至今已有105年的历史;文学院的前身是1929年由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等创建的河北省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至今也有近80年的历史。新中国建立以前,著名作家、学者曹禺、萧乾、冯沅君、李何林、李霁野等曾先后在我校任教,他们在创作、教学和研究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已成为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滋养和陶冶着我校一代代的后来者。新中国建立以后,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孙犁、冯健男、赵荫棠、齐佩瑢、朱星、公兰谷、朱泽吉、孙崇义、常林炎、王学奇、夏传才、苏叔阳、铁凝等又先后来我校任教,尤其是冯健男先生,长期担任系主任,全身心投入我系的学科建设。这些名家的言传身教使我系的教学、科研、学生教育有了重大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系对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学术研究、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整合与建设,并建立文学院。新世纪的文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梯队结构合理,教学成绩显著,科研成果丰硕,进入学科发展史上的最佳时期。现有教职工115人,其中教授25人,副教授33人,博士34人,省级以上的专家15人;已有汉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两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我院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为《燕赵学术》的问世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燕赵学术》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脱颖而出。

《燕赵学术》将是展示学术研究成果的丰美国地。这个园地包容的学科主要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和语言文字学两大类:文学学科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美学、写作学等;语言文字学科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理论与应用、汉语方言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也涉及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的文化学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教学研究等。总之,是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学者,乃至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辟的一块学术园地。在这块园地里,一方面要挖掘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术潜力,另一方面要吸收国内外学术精英的前沿性成果。因而,企盼着学界的元老、宿将、精英、新锐,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在这里流芳吐翠,一展风采。

《燕赵学术》将是学术交流的开放窗口。窗口者,内外通透之处也。在这个窗口中,既有本学院与全国学界之间的交流,更有学界同仁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就意味着研讨、争论、冲突、撞击,沟通则意味着吸纳、交融、整合、升华。因而,本刊倡导在“两为”前提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那些深刻、独到的见解在这里充分展现,新鲜活泼的感悟在这里尽情发挥,针锋相对的意见在这里撞击出智慧的火花,扎实稳健的思考在这里升华为创造性理论。

如同雁翼的诗歌所云：“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这是一处百鸟齐鸣的园林，也是一片生长学术的沃土，在争鸣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和谐。这个和谐天地既是和谐社会在学术界的折射，又应是汉语言文学研究界发展态势的缩影。

《燕赵学术》将是汉语言文学研究界有识之士的精神家园。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是人文精神的承载者，是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如同柏拉图所说：“真正的哲学家厌恶各种本能的需要，他们不关心肉体的快乐而全神贯注于精神的自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或因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或因西方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生命本体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萎靡。然而，它很快便引起知识界的警觉和关注。学者们分析人文精神萎靡的种种现状，探讨发生危机的种种原因，呼吁人文精神的重建，寻求种种重建之途径。这便是1993—1995年我国学界展开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讨论表明，只要人文知识分子存在，人文精神就不会泯灭。至今，人文精神仍是人们不断言说的话题。既然人文精神是知识分子的灵魂，他们的著述文章便是人文精神的载体，本刊便理应成为知识界的精神家园。《易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将张扬人文精神，为“化成天下”尽绵薄之力。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第厄提玛之口描述道：“先从人间个别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逐渐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体，从两个美形体到全体美形体；再从美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从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彻悟美的本体……”我们将同学界的专家学者一起，从“美的知识”升华出“彻悟美的本体”。

我们渴盼获得学界同仁的关注与支持，并将以坚忍的态度、坚实的作风和坚强的意志，将《燕赵学术》真正办成学术发展的“丰美国地”、学术交流的“开放窗口”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从而构建当代中国文化学术的大境界、真精神。

《燕赵学术》编辑部

目 录

1 卷首语

语言文字学

- 1 苏宝荣 语素理论与汉语词汇研究
- 10 刘丹青 语法学术语的象似性及其利弊
- 22 周 荐 兼类词的多性项与多义词的多义项之关系试说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V+N”式双字词词性标注等问题解读
- 29 俞理明 历史研究视角中的汉语词汇构成

现当代文学

- 37 张 炯 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 46 陈 超 先锋诗歌二十年:想象力模式的转换
- 61 郭宝亮 90年代以来王蒙小说中的矛盾叙事及其文化意蕴
- 71 胡景敏 被征用的乡土经验
——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村叙述

西方文论

- 80 陈晓明 无底的游戏与新的肯定性
——对德里达《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解读
- 91 孙秀昌 反省“想象”、“游戏”与“审美冷淡”
——雅斯贝斯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艺术观探微

文化与审美研究

- 100 李春青 从贵族审美到大众审美
——兼谈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立场问题
- 112 邢建昌 文化研究与审美阐释
- 125 姜文振 郭红英 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

文学史研究

- 136 王长华 文学的历史变迁与文学史研究的接榫
——以先秦两汉文学为例

古代文学

- 142 王 平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辨
- 149 阎福玲 汉代边塞诗时代特征考论
- 159 霍现俊 《金瓶梅词话》中“南河南徙”时代考
- 164 吴秀华 略谈桐城派在北方的传播
- 172 曾智安 张祜“近代曲辞”创作的两个特点及其文学史意义

地域文化研究

- 178 崔志远 中国区域文化考论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191 王向远 当代日本作家的中国纪行
- 205 杨 栋 李星灿 反性别扮演:中西戏剧演艺的一个共有传统

书序与书评

- 215 张 炯 把握文学现实主义的当代命运
——崔志远《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序
- 217 童庆炳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与文化诗学
——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序
- 220 陈 超 打开铁凝的“后花园”
——马云《铁凝小说与绘画、音乐、舞蹈》序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人学术卡片

- 223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5~2006 年出版的主要学术著作
- 224 征稿启事

YANZHAO ACADEMIC RESEARCH

Spring 2007

Major Articles

- The theory of morpheme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exicon Su Baorong(1)
- The iconicity of grammar terms and its advantage & disadvantage Liu Danqing(10)
-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ncurrence of parts of speech and the
multi - item of polysemy Zhou Jian(22)
- Formation of Chinese lexicon from a historical study perspective Yu Liming(29)
- Review Chinese new period literature during 30 years and prospect Zhang Jiong(37)
- Vanguard's poems in 20 years: the transfer of imagination model Chen Chao(46)
- On paradoxical narra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Wang Meng's novels since 1990s
..... Guo Baoliang(61)
- The provincial experienc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Hu Jingmin(71)
- Endless game and reaffirmation Chen Xiaoming(80)
- Reflections on imagination, game and the aesthetic indifference
..... Sun Xiuchang(91)
- From noble aesthetics to popular aesthetics Li Chunqing(100)
- Cultural studies and aesthetic explanations Xing Jianchang(112)
- Significances and problems of cultural study Jiang Wenzhen, Guo Hongying(125)
- Connection of the historic evolutions of literature and the studies of literary history
..... Wang Changhua(136)
- Liu Bei: an ironic character in *Sanguo Yanyi* Wang Ping(142)
-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litary Poems of Han Dynasty Yan Fuling(149)
- Studies on the time of "the South River's running towards the south" in *Jinpingmei Cihua*
..... Huo Xianjun(159)
- The communciation of Tongcheng school in the north China Wu Xiuhua(164)
- Two characteristics of Zhanghu's neoteric lyrics and their significances in literary history
..... Zeng Zhian(172)
- The textual research about China's regional culture Cui Zhiyuan(178)
- Travel notes about China by contemporary Japanese writers Wang Xiangyuan(191)
- Countertenor: a common tradit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drama performance
..... Yang Dong, Li Xingcan(205)

语素理论与汉语词汇研究

苏宝荣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16)

摘要:语素不仅是语法形式的底层,也是语义结构的底层,语素在语义学,特别是汉语词汇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语素理论与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关系:(一)语素可分的现实性体现了汉语词汇学研究的民族特征;(二)语素及其语义、语法组合关系分析是认识复合词词义的基础;(三)语素及其组合关系是进行义素分析的载体。

关键词:语素;可分的现实性;基本单位;复合词词义的基础;义素分析的载体

关于语素的定义,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指出:“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1]语素理论虽然已经应用于汉语研究,但习惯上把它视为语法划分的底层单位。就其组合能力上讲,是最小的语法单位;就其表义功能来说,它又是最小的语义载体。语素义,是话语片段中不能再切分的最小的语义单位。从语法角度看,词的构成单位是语素;从语义角度看,词义的构成单位是语素义。所以语素不仅是语法形式的底层,也是语义结构的底层。汉语的词汇学研究,应当以语素为基点。

一、语素可分的现实性体现了汉语词汇学研究的民族特征

语义研究历史悠久。上古的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涉及了语义问题。西方语义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对话集》;汉语语义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荀子的《正名篇》。但其形成系统的理论,并发展

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却是相当晚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语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是19世纪末期的事。1897年,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 Breal)《语义学初探》一书问世,开始对语义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标志着语义学的正式诞生。语义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直至20世纪60到70年代,随着结构语义学、解释语义学、生成语义学、逻辑语义学、框架语义学等名目繁多的语义学流派如雨后春笋,纷纷产生,方使现代语义学的研究出现了广阔的前景。

语义和词汇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是相对滞后的学科。就汉语来说,汉语传统语言文字学没有独立的语法学科,但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借鉴西方理论使汉语的语法研究发展为独立的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语音学研究中,借鉴西方的音素分析方法使“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的传统音韵学

作者简介:苏宝荣(1945—),男,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语言学会会长,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

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而语义学、词汇学研究的情况却不然,虽然新说迭出,流派纷呈,但都还没有显现出明显的优势,都未能对语义学、词汇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作出使人信服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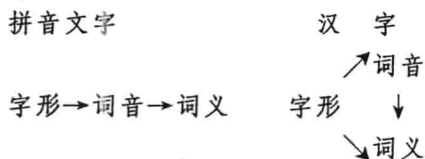
回顾语义学、词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深深感到:语言的民族性差异在语义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而这种民族差异使语义规则呈现出异乎寻常的复杂性,使其成为语言研究的难点和重点。语义(词义)研究难题的突破,语义学、词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必须植根于对这种民族特征的深刻理解与揭示。值得注意的是:在语音研究上,西方拼音文字记录的是音素,与记录“语素—音节”的汉字相比,具有天然的优势;在语法研究上,印欧语言具有形态,与基本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相比,也具有其特定优势;而在语义、词汇研究上,汉语的独立书写形式是汉字,它所记录的是语素,与记录的基本单位是词的印欧语言相比,具有现实的可分性,为我们认识和揭示其内在特征与规则提供了条件,同样具有其特定的优势。

就词汇学领域来说,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汉语词形的二重性。

不同的文字体系与语言有着不同的联系,其表现语言的方式和程序是不尽相同的。拼音文字与词的音、义联系,是线性的;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同词的音、义联系,则是环状的(如图1):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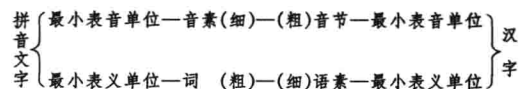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拼音文字的字形和词义,都只同语音形式发生直

接联系,而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字形和词义,不仅通过语音形式发生联系,而且词义和字形之间也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这就形成了汉语词形的二重性:词(词义)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汉语所特有的以音表义和以形示义的词形二重性及汉语词形→词义的可视性,是其区别于以拼音文字为书写形式的西方语言的重要特征。

其二,汉语语素可分的现实性。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但不同民族、不同类型(或不同性质)的文字同语言的联系,用以记录语言的方式和程序是不尽相同的。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即文字),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又称“字符”,即记录一定语言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文字的类型(或性质)由字符(即“独立符号”)的性质来决定。从字符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来看,西方拼音文字的独立符号(即字母)所记录的是音素,为音素文字;汉字的独立符号(即单个汉字)所记录的是语素或音节,为语素—音节文字。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从文字与语音的关系讲,拼音文字所记录的最小独立书写单位是音素,而汉字所记录的最小独立书写单位是音节,汉字同拼音文字相比,相对粗疏;从文字与语义的关系讲,拼音文字所记录的最小的独立书写单位是词,而汉字所记录的最小独立书写单位是语素(又称词素),汉字同拼音文字相比,相对细密。不同类型文字表音、表义的不同特征,我们可用下面的示意图2说明:

图2:



事物的可分性是认识事物的根本途径。如果说,凭借文字进行语音分析,记录音节

的汉字比记录音素的拼音文字相对困难的话,而凭借文字进行语义分析,记录语素的汉字与记录词语的拼音文字相比,却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对汉语词义,特别是合成词的词义的理解和释义,应当而且必须以语素作为突破口。只要我们深刻认识并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不仅可能突破语义(词义)研究的许多难题,而且汉语的语义学、词汇学研究应当而且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里应当指出,用汉字书写的汉语,在语义表达上与以拼音文字书写的印欧语言是有重要区别的。但是,讲汉语的特殊性,不能违背语言学的一般规则。目前确实存在将传统与现代、语言的民族性与共性对立起来的情形。1998年1期的《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在《把语言文字研究全面推向21世纪》栏目中组织了一批专稿,其中有两篇文章值得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一是《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强调语言的民族性。认为:“汉语的结构核心是语义……印欧语的结构核心是语法”,“与语言结构的性质相联系的问题就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并且引用吕叔湘先生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吕叔湘《语文常谈》)“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来研究汉语,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汉语的结构现实”,“要求语言学家根据汉语的特点来研究汉语。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词义、语汇、语法的交汇点,以字为本位来研究汉语,这就是经过百年的探索、决心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向汉语的回归”。^[2]

一是《语言学就是语言学》一文,强调人类语言的共性,认为:“语言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并不存在国界……语言学研究要在21世纪迅速发展取得成就,这一认识是先决条件”,“要使语言学在中国土地上发展,这语言学必须是与国际接轨的语言学。说得更加正确些,必须是和其他国家土地上发展的语言学一样的科学”,“至于语言学的研究性质、目标和方法,更加不会是不同的语言各有一套。语言学就是语言学”。^[3]

从对以上两种形式相对、实质相辅的观念的思考中,我们认为:讲汉语的特殊性,不能违背语言学的一般规则;讲人类语言的共性,又不能脱离具体的民族化的语言。用汉字书写的汉语,在语义表达上与以拼音文字书写的印欧语言是有重要区别的。诚然,汉字是一种现成的单位,但却不能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不是语言自身,语言的基本单位只能从语言自身去寻找。拼音文字所书写的是词,汉字所书写的除了能够独立运用的词以外,还有大量不能独立运用的构词语素。语素是汉语表义的最小单位,而语素又有独立成词和不能独立成词的区别。因此,如果说印欧语言进行语义研究的基本单位是“词”的话,汉语语义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当分为“语素”和“词”两个层级。这样,既承认汉语的特殊性,又同普通语言学理论相沟通。

二、语素及其语义、语法组合关系分析是认识复合词词义的基础

语素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在汉语词汇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语素在西方语言中是隐性的,必须从词中去分析;而在汉语中呈显性,大体与独立书写的汉字相对应。代表“语素—音节”的汉字为汉语的语素分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

同时,正如朱德熙先生所揭示的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汉语的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4];“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是平行的”^[5]。汉语句子—短语(词组)—复合(双音)词的内部结构具有一致性,而所有这些具有一致性的“结构”的底层是语素,这就使语素在汉语语义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成为汉语语义研究的基础。汉语的复合(双音)词是以语素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与语义关系组合起来的,我们以语素为基点,按照“语法结构—语义关系”分析、认识合成词的语义,就可以达到以简驭繁的效果。因此,对汉语词义,特别是合成词词义的理解和释义,应当而且必须以语素作为基点。

从语言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早期汉语是以单音词为主的,而当时汉语基本的语法规则已经形成;双音合成词的产生,不仅是两个单音语素语义关系的组合,同时接受了已经形成的句法关系的制约。因此,我们今天认识和说解合成词的词义,必须揭示其内在的语义、语法的双重结构。汉语“句子—短语(词组)—复合(双音)词”内部结构的一致性告诉我们,汉语组词和造句的规则是相通的。在从单音词向双音词发展的过程中,双音词的两个语素同时处在语义、语法的双重结构之中。从语义学角度讲,两个单音节语素具有特定的语义关系,彼此要相互影响;而从语法学角度讲,二者要以一定的语法形式来组合,这种组合关系对双音词的语义也必然产生影响。汉语双音合成词词义的形成,既与构成它的两个语素的意义有关,又与合成词的语法结构有关。

语素或词的所有意义,都显示于它可能有的全部组合中。双音合成词既然是由两个最小的意义单位——语素构成的,合成

词的词义就势必与语素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语素及其组合关系的分析,对理解双音合成词的词义具有重要作用。从构成双音合成词的两个语素的意义关系来说,有同义(近义)、反义(对义)、相关义等;从构成双音合成词的两个语素的语法结构来说,有并列式、偏正式、述宾式、述补式、主谓式等。对于绝大多数双音合成词来说,通过对构成语素的不同语法结构和不同语义关系的分析,可以揭示双音合成词的两个语素的意义与其组合的双音合成词的词义的联系,从而达到以简驭繁地把握词义的目的。

根据汉语语素具有可分现实性及其按照一定“语义—语法”组合成双音与多音词的特点,在汉语语文辞书释义中,要注意通过说解语素意义来展现多音词,特别是双音词的词义。

相当一部分同义(近义)或反义(对义)语素按照并列结构组成的双音词,通过语素义的说解可以直接展示词义。如:

广阔——广大宽阔。

骄横——骄傲专横。

身心——身体和精神。

成败——成功或失败。

对于由具有相关义的两个语素组成的偏正式、述宾式、述补式、主谓式等形式的双音词,通过揭示其“语义—语法”关系,也可以显示双音词的词义。如:

偏正式:

安检——安全检查。

长项——擅长的项目(工作、事情)等。

轮休——轮流休息。

轮训——轮流训练。

暗恋——暗中爱恋(多指男女之间)。

毛笔——用羊毛、鼬毛等制成的笔。

述宾式:

雪耻——洗雪耻辱。

失望——感到没有希望，失去信心。

参评——参加评比、评选或评定。

待聘——等待聘用。

述补式：

改进——改变旧有情况，使有所进步。

造就——培养使有成就。

（“造”释为“培养”。）

主谓式：

地震——由地球内部的变化引起的地壳的震动。

自满——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绩。

即使是语素义与词义具有间接联系的词语，通过揭示语素意义，也有助于对词义的了解。如：

有的两个语素整体凝结成一个意义，复合词的词义与语素义有深层的语源上的联系：

【江湖】[语素义]江河与湖泊。

[词义]泛指四方各地。

【嘴脸】[语素义]嘴巴和脸面。

[词义]面貌；表情或脸色（多含贬义）。

【分寸】[语素义]“分”和“寸”均指长度单位。

[词义]说话或做事的适当限度。

有的词义是语素义通过“隐喻”途径形成的转义：

【辛辣】比喻语言、文章尖锐而刺激性强。

【吃香】受重视；受欢迎。

【吃水】船身入水的深度。

另外，从汉语的词（字）典与印欧系语言语文辞书收词的差异上，也可以说明语素对词汇学习与研究的特殊意义。汉语语文辞书，说解的对象主要是语素（语素有可以独立成词与不可以独立成词的区别；从语义上讲也有实语素与虚语素的分别）——实质

上是“语素辞（广义的辞）典”。人们通过对语素义的认识，大多可以达到认识词义的目的。近现代以来，汉语词典陆续增多（如《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汉语词典，实际上是先说明一个个语素，在此基础上再说明由语素构成的双音及多音节词语。对于见字（语素）明义的双音及多音的常用词，在对语素进行详尽释义之后，也未必一一收录，增加辞书的篇幅与辞书使用者的负担。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语素义与词义一致的少收乃至不收；语素义与词义不一致的要尽可能多收。一般认为，就同一层级、规模（指大、中、小型）的语文辞书来说，汉语语文辞书收词的总数要比印欧系语言语文辞书收词的总数少。如中型的汉语语文辞书《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全书收词约65000条（其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百科词语）”。而与其层级、规模相当的《朗文当代英语辞典》（英语版，1995年第3版，朗文出版公司编）则“超过8万条单词和短语”，《世纪版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编，2000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共收词10万余条”，《现代俄汉词典》（张建华等编，1998年10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收词9万余条。造成这种收词数量上的差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当一部分汉语的词，知语素义而明词义。

同时，也不应当因为强调“语素”而忽视对“词”的研究，汉语的语义学、词汇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分为语素、词（或词语）两个层级。其原因有二：一是语素与词具有同一性与差异性：一部分词的意义几乎等于语素义的线性组合，几乎达到见字（即语素）明义的程度，如：“清凉——清新凉爽”，“简明——简单明白”等。而也有一部分词的语素义与词义关系复杂，差别很大，如：“出入——数量、内容不一致”，“江山——指领土、国家或

国家政权”，“炒作——为扩大人或事物的影响而通过媒体做反复的宣传”，“搭车——比喻借做某事的便利做另外的事，从而得利”，“并轨——比喻将并行的体制、措施等合而为一”，“按揭——一种购房或购物的贷款方式，以所购房屋或物品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然后分期偿还”等。二是两者的功用不同：汉语表义的基础是语素，而直接进入句子，体现言语交际功能的语义单位是词（或词语）。

这里需要补充和说明的是，有的学者不赞成或者不完全赞成“复合词结构和句法结构是平行的”的观点。如有的学者虽然承认复合词“大部分同语法结构的某种近似，也是不容否认的”，但却不赞成用习惯上描述短语（或句法）结构的“主谓关系（即主谓式）、动宾关系（即谓宾式）、述补关系（即补充式）、联合关系（即并列式）、偏正关系（即主从式）”等术语说明复合词的内部结构关系，认为“复合词的两个结构项之间的结合关系，往往像是句法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a.‘博物馆’‘大自然’……‘仿佛是“定语—中心词”的定中关系’；b.‘追加’‘徒劳’……‘仿佛是“状语—中心词”的状中关系’；c.‘司机’‘开刀’……‘仿佛是“动词—宾语”的动宾关系’……这里说‘仿佛是’，意味着并不就是。在一个词的内部存在词与词的句法关系，这是荒谬的，逻辑上绝对讲不通。复合词的结构成分是词素，而不是词，词素之间的结构关联当然不能是句法现象”。并且创制了“陈述格、支配格、补足格、质限格、态饰格、并联格”等一套新的指称复合词结构关系的术语。^[6]这种观点，如果单就纠缠于称说术语的异同，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但就其观点的内涵来说，也有其合理性，起码是对前说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因为就复合词形成的来源讲，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句

子压缩而成或是按句法结构组织起来的——此类当然与句法结构具有一致性。有的是词组压缩或凝固而成，其中并列式（如“调查研究——调研”），乃至偏正式（如“妇女联合会——妇联”），都很难说其中包含句法关系。还有些就是认知场景中突现角色的提取，很难说清两个语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如“谢幕”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演出闭幕后观众鼓掌时，演员站在台前向观众行礼，答谢观众的盛意。”^[7]如果《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准确的话，这里有众多的语义成分，而复合词只突现其中的两个，而且“谢”与“幕”之间的组合关系，无法用目前已有的结构关系来解释。吕叔湘先生对此作过形象的说明：“语言的表达意义，一部分是显示，一部分是暗示，有点儿像打仗，占据一点，控制一片”。“像‘谢幕’那样的字眼，就放弃了很多东西，只抓住两点，‘谢’和‘幕’。说是‘放弃’，并不是不要，而是不明白说出来，只隐含在里边”。^[8]——而且，就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从语言的深层来认识，语素义与复合词词义关系的上述三种情况，包括能用现行组合关系解释的（有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两类）与不能用现行组合关系解释的，都是从认知场景中提取的结果。

三、语素及其组合关系是进行义素分析的载体

现代语义学理论中对汉语研究影响最大的是“义素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由于义素分析法源于人类学家对亲属词的含义进行语义分析，因此，通行的义素分析法是在聚合关系中进行义素分析，而且主要是对词所表达的概念义，即理性义进行分析。如：

丈夫——（近亲属）（配偶关系）+（男性）

妻子——(近亲属)(配偶关系) - (男性)

大尉——(军衔)(第四级)(第一等)

上尉——(军衔)(第四级)(第二等)

中尉——(军衔)(第四级)(第三等)

少尉——(军衔)(第四级)(第四等)

忘记—— + 停止 + 知道

记住—— - 停止 + 知道

目前流行的从概念、逻辑上进行的义素分析,恐怕还不属于语言学上的语义划分,它还没有跳出哲学语义学的范畴。如把“母亲”分析为[+女性+直系亲属+长辈]三个义素^[9];把“哥哥”分析成[(亲属)←→(同胞关系)→(年长)+(男性)]四个义素;把“弟弟”分析成[(亲属)←→(同胞关系)←(年长)+(男性)]四个义素^[10]。研究的实践逐渐向人们表明:语义同呈封闭状态、音素数量有限的语音系统不同,是开放型的。而现行的孤立的、概念离析式的义素分析,对于推动语义研究功效是不大的。它不仅带有主观随意性,也难以穷尽词所包含的理性义素,而对于词所隐含的形象义素和体验义素更是无从顾及。如“母亲”一词,在“祖国啊,我的母亲”这个句子中,“母亲”所表现出的意义是“可爱”;“兄弟”一词,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语境中,“兄弟”所表现出的意义是“友谊”。这些义素,恐怕都是现行的义素分析所不能揭示的。

虽说词义与概念都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抽象和概括,二者具有相互对应的关系,但它们却是不同范畴的东西,二者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概念只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是理性认识的产物;而词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综合性的产物,既包括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也

包括对客观事物形象的认识,还隐含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概念的离析,只能认识词的概念(即理性)义素;而词义所特有的形象义素和体验义素是无法包容的。如“单身汉”一词,概念的离析,只能显示其理性义素,即[+生物+人+男性+成年+未婚]。而在具体语境中,该词则显示出“形象义素”,如“快乐的单身汉”,“单身汉”含有“行为自由,没有牵挂”的义素;还可以显示出“体验义素”,如一个青年男子告诉一个姑娘,“我是一个单身汉”,“单身汉”又隐含“自觉孤独,寻求恋人”的感受与要求,即“体验义素”。这种“形象义素”和“体验义素”,对于语义研究来说,无疑是更重要的。无论是同义(近义)词的辨析、反义(对义)词的比较、同源词及相关词的系联,还是词义发展演变规律的探索,对词的形象义素和体验义素的认识,就某种意义上说,比认识词的概念(理性)义素更为重要。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语言的义素分析不应仅仅是对概念的离析,而应当是对语言自身的分析,而后者要比前者复杂得多。但是,它也并不是玄虚的、不可捉摸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确定义素分析的依据,认识它的载体。打个形象的比方,用现行的“义素”理论分析词义,就好像人们试图用手把混在一起的铁屑和沙土分离开来,用刀分割大气中的氧和二氧化碳一样不可思议。词义是可以分析的,但分离的诸方必须附着于一定的载体。正如分离铁屑和沙土的载体是磁石,分离大气中氧和二氧化碳的载体是肺脏,分离义素的载体只能从与语义相关的领域去寻找。如同语义理解要以词及其组合的句子作为载体一样,义素分析的载体应当是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语素及其组合关系。

诚然,义素和语素是不同范畴的语义划